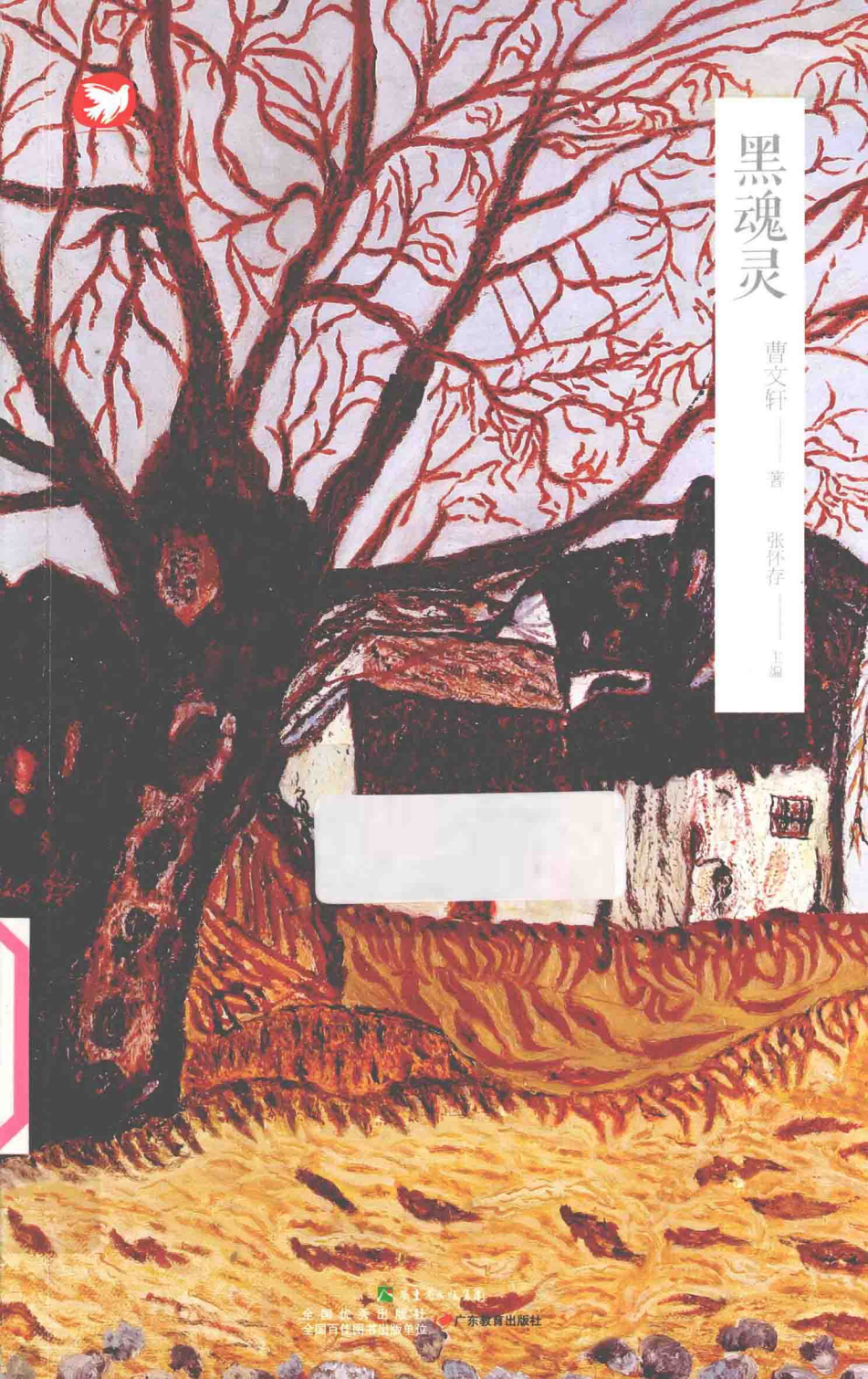




黑魂灵

曹文轩

著

张怀存

主編

曹文轩小说集

黑魂灵

曹文轩

——著

张怀存

——主編

曹文轩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文轩小说集 / 张怀存主编; 曹文轩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548-0035-5

I. ①曹… II. ①张… ②曹…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5600号

责任编辑: 卞晓琰 戴森 丘雪莹 卢颖璇

责任技编: 涂晓东

装帧审定: 黎国泰

CAO WEN XUAN XIAO SHUO JI

曹文轩小说集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A区)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41.75印张 彩插6印张 756 000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035-5

定价: 138.00元 (全套6册)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曹文轩的小说，水一样的文字

张怀存

“风把天边的白云吹得散漫开来，不断地变幻着。湛蓝的大海在高原的天空下晃动，像块无边无际的蓝绸，厚厚的却又柔软的蓝绸。阳光从云罅里倾泻下来，辽阔的海绵上跳跃着无数的金色光点。”我常常沉浸在曹文轩的文字里激动不已，在他的水一样的文字里看人间百态，感受时光静止，感受万物和谐。读他的小说，似乎感觉大块大块的色彩从天而降，或如绵绵细雨，落在嫩绿的叶片上，使无数的枝叶一起快乐地颤动，或为暴雨，倾盆而下。在田野上，在小路和大道上，它们以交响乐的方式，震撼着万物生灵。它们飘洒，从容，无所不在。

曹文轩是个性情中人，他把激情融进文字，他说：

“读书无法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无法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厚度。”他这样说道。他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绘本，都有一股亲昵的清新空气，朴素、自然、真切而又丰富博大。

曹文轩说他的故乡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中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湿润的空间。现如今，他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他的记忆中。他在《阅读是一种宗教》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其实，曹文轩的文字也养育着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热爱他的读者。我有记笔记的习惯，读书期间，凡是好的句子和段落我都会摘抄在笔记本上。我喜欢曹文轩的文字，从初中开始摘抄到现在已经有十六本笔记，满满地落在书架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又开始用画笔描述曹文轩的文字。也有十几本了，而且每幅画上都有一段文字，都是来自曹文轩的书里。我热爱曹文轩的文字，热爱先生小说里所有关于对大自然和景物的描写。这种热爱传承到了我的女儿小贤子身上。她的书房珍藏着曹文轩所有的书。在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下午和安武林一起到清华园拜访先生。记得我们仨正在吃饭，电话响了起来，当我接听电话只听见电话那头小贤子大声地哭：“妈妈，青铜死了。为什么曹叔叔把青铜写死了？”原来她在读《青铜葵花》，那年她才九岁。我们仨也被小

贤子的哭声吓到了，也被她的问题逗乐了。其实，我第一次读《青铜葵花》的时候，也是哭得稀里哗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我喜欢读书。梦想着有一天能做一套先生的书。从约稿到拿到先生的稿子历经两年的时间。编辑卞晓琰和戴淼也是曹文轩的忠实粉丝，他们热爱曹文轩的文字不会逊色于我对曹文轩的热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把曹文轩的小说定为重点项目，他们精心设计，结合曹文轩的文字选用不同名家的画作，让文学与美术在孩子的世界里碰撞出美丽的火花。插图的背面，设计成有趣的笔记本的样子，让小读者记录下自己初看曹文轩文字时的感动……试想几年后，这些孩子再看到这些自己当初写下的文字，会是怎样的心情？十几岁的孩子，这几年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应该会很大吧？这些成长中的孩子们一定会记得自己在这个年岁所拥有的纯真与美好。

曹文轩的文字带有哲思和优美，故乡、童年与梦，有着相同的质感，它们像水一样，清纯透明，滋养生命。打开这套《曹文轩小说集》，像是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你会随着他回到懵懂的童年、回到多雨的水乡，回到梦里多次去过醒来却找不到的地方……

张怀存：诗人，画家，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伦敦。

艺术感言：再小的生灵，也是大自然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心灵能与之对话，那我们就拥有了自然的秘密。

1 黑魂灵

24 小野父子去了哪儿

31 天黑了，该回家了

53 痴鸡

64 稻香渡

105 篱笆院

122 妈妈是棵树

141 马 和 马

147 水 下 有 座 城

168 细 马

213 后 记

傻子男孩饿倒了，从河岸上滚落到水边时，恰巧赶上放鱼鹰的爷爷驾着小船路过这里，就将他救起，并收留了他。他虽然是个傻子，但爷爷却很喜欢他。

傻子男孩在这只小船上经历了许多故事，其中包括黑水手的死亡——

“黑水手”是一只鱼鹰的名字，现在，它正很快地衰老着。

它的游动显得越来越吃力，越来越跟不上行驶的小船和鱼鹰的队伍了。

它几乎再也抓不到鱼了。即使在鱼多的狭小水域，它也常常毫无收获。它吃力地扎着猛子。也不知道它是因为老眼昏花在水下根本看不到鱼，还是因为游动的速度太慢，猎物轻易就跑掉了，总而言之，那些猛子，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偶尔叼着一条拇指粗细的小鱼，它就会显出一副尴尬的样子，不知道是游向小船让爷爷将鱼取走呢还是自己吃掉——拴在脖子上的草绳，并未拴死，是留下一定的空隙的，鱼鹰们可以把一些小鱼吞进肚里。

这时，就会有一两只鱼鹰游过来，趁黑水手不备，一口夺去它嘴上的小鱼，立即吞进肚里。

看到这副景象，爷爷心里会泛起一丝悲哀，并对那些“不要脸的家伙”十分生气。他会举起竹篙，突然劈下，吓得那些“不要脸的家伙”拍着翅膀慌忙逃窜。

爷爷只好经常把它捞到船上，让它歇着。爷爷安慰它：

“你老了，你不比它们了。你就歇着吧，不要心里过意不去。谁都有这个时候，人也一样。”爷爷想到了自己，心里有淡淡的酸痛。

所有的鱼鹰都不再把黑水手放在眼里，它们甚至经常欺负它，而当它们看到爷爷从一堆杂鱼中挑出最好的鱼喂它时，会感到十分生气，甚至是愤怒。它们不住地叫唤着，好像在责问：凭什么？它一条鱼都没有抓住，凭什么还喂它最好的鱼？

那时，黑水手显得很不好意思，并不肯再将爷爷送到它嘴边的鱼吞下去。

爷爷说：“别听它们的。它们这群小畜生，早晚要遭报应的。……”

黑水手要尽一只鱼鹰的本分，一旦下水，就用尽全身力气去抓鱼。但是，它的猛子总是扎得很浅，无论它怎么用力，就是无法将自己的身子扎到水的深处。以前，它一旦进入深水，反而觉得深水世界比水面上的世界还要清澈明亮，可是现在，深水世界是那么的阴暗与模糊，几乎看不见什么。它蹬动双腿，收紧身子，不住地向前钻去，直到身体消耗掉所有的力气，再也憋不住了，才缓缓浮到水面上。那时，它已经头昏脑涨，只觉

得身子随着水波在晃动，整个世界一片虚幻。

要过很久，它才能缓过来，而那时，小船与其他鱼鹰已远远在前。接下来的时间里，它只能用力追赶了，已再也不可能扎猛子抓鱼去。

这一天，它终于又抓到了一条小鱼。

鱼是小了点儿，但它毕竟也是一条鱼。它要把这条鱼交给主人。它叼着小鱼往小船游去。

小鱼在阳光下扭动着身子，招引了其他鱼鹰。它们纷纷向黑水手游过来。

黑水手知道它们是冲它嘴上那条小鱼而来的，便拼命向小船游去。

但是，很快有几只鱼鹰截住了它。它们围成一圈，向黑水手紧逼过来。

小船上的爷爷看到了，一跺脚：“你傻呀？吃掉就是了！”

黑水手却还是叼着那条小鱼。

很快，就有几只鱼鹰游到了黑水手的身边，它们拍着翅膀，伸长脖子去抢夺那条小鱼。

黑水手吃力地躲避着。

终于，有一只鱼鹰——正是那只身强力壮的小鱼鹰，一口啄下去，把那条小鱼啄成了两截，并一伸脖

子，把啄得的半截鱼吞进了肚里。

黑水手口一松，剩下的半截鱼落进水中。

转眼间，那半截鱼就不知被哪只鱼鹰吃掉了。

爷爷的小船快速往这边赶来。

黑水手终于愤怒了，拍着翅膀，向那些掠夺者开始了反击。它叫唤着，用坚硬的嘴向它们啄去。

鱼鹰们群起而攻之。它们啄黑水手的脑袋，啄它的身子，顿时，水面上漂起许多黑褐色的羽毛。

黑水手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它只好缩成一团，任由它们啄去。那时，它像一团破布，在水面上漂浮着。

爷爷驾船赶到了，他挥舞竹篙，在水面上激起一团团水花，并不停地吼叫与怒骂。

鱼鹰们像炸了窝一般，纷纷逃窜，水面上留下了一道道水花。

爷爷把船靠近黑水手。

傻子男孩趴在船帮上，将黑水手捞到船上。

黑水手被啄去许多羽毛，样子显得十分丑陋。

爷爷蹲在它身旁，不住地说着：“你怎么这样傻呀？你怎么这样傻呀？……”

黑水手的目光里是无助和一无无际的悲哀……

这天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傻子男孩突然向爷爷叫了起来：“它……它……没……没了……”

爷爷疑惑地看着他。

“黑……黑……黑水手……”

爷爷仔细清点鱼鹰，发现黑水手不见了。他回头向水面上望去，除了有几只鸭子在缓缓地游动，不见黑水手的踪影。

傻子男孩用手指着来路，让爷爷掉转船头寻找黑水手去。

爷爷点了点头，将河里的鱼鹰全都捞到枝形架上，然后掉转船头，迅速往来路撑去。一路上，爷爷不住地呼唤着黑水手。

傻子男孩站在船头，身体随小船的摇摆而摇摆，也在不住地呼唤着黑水手。

他们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有找到黑水手。

爷爷已没有力气再撑船了，放下竹篙，坐了下来，一边喘息，一边在嘴中不住喃喃自语：“去了哪儿了呢？去了哪儿了呢？……”

傻子男孩一声不吭地坐在船头上，转动着脑袋，目光不屈不挠地在水面上搜寻着。

大河已一片安静，并且已经模糊一片。

爷爷忙着做饭时，对傻子男孩说：“它老了，也许像当年那样，被渔网缠住挣不脱了，也许它觉得自己实在太老了，不想麻烦我们了，自己游到一边去了……”

这顿晚饭，傻子男孩没有吃，爷爷怎么劝他都不吃。明明什么也看不见，他还在用目光固执地往黑暗里寻找着。

爷爷睡不着，心里总是想着黑水手，多少年过去了，跟黑水手差不多大年龄的鱼鹰都一只只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黑水手还在陪伴着他，而如今，它也不见了。它只不过是只水禽，可是，爷爷却一直把它当个人看。一幕幕的情景，在他脑里接连不断地闪过。

五更天，他才睡着。

而那时，傻子男孩却忽然醒来了。他醒来，是因为他听见了黑水手的叫声。那叫声十分遥远，但却又十分真切。他分不清这是梦还是事实，坐在黑暗里，屏住呼吸继续听着。

只有黑夜的声音。

傻子男孩起来了。他悄悄从爷爷身边爬过，尽量不

让手腕上的铃铛发出响声。

他爬出了篷子，那时，有半轮月亮快要掉到西边的水里。

他轻轻拿起竹篙，将船撑向黑水手的声音传来的方向。他不管这是一个梦还是一个事实。

在爷爷手把手的教导下，傻子男孩早已会用竹篙撑船了。他撑船的样子很好看，细长的身子，配上细节的竹篙，让爷爷觉得，这小子本来就是一个撑船的。他将竹篙紧紧地挨着船帮，插到河底，然后身子下蹲，圆圆的结结实实的小屁股撅着，用力撑着，小船贴着水面，“泼刺泼刺”地往前行驶着。

天色在小船的行进中变亮，大河与天空本为一色，现在慢慢区别开来了，河是河，天是天，只是远处还融为一色。转眼间，河水开始转为暗红——太阳露出了一点儿。

早飞的鸟儿，在小船的上空滑动着。

傻子男孩已经汗淋淋的。他撑着小船，朝着叫声传来的方向。他觉得黑水手就在那儿等着他和爷爷搭救它。

爷爷醒来后问道：“小子，你要把船撑到哪儿？”他发现，小船已驶出大河，进入一条支流了。

虽说是支流，也是一条有模有样的河。

傻子男孩用手指着前方：“那儿！我……听……听见它叫……叫了……”

爷爷一脸疑惑：“你听见它叫了？”

傻子男孩点点头。

在爷爷看来，傻子男孩总有些古怪而神秘的行动。明明天空什么也没有，他偏用手指给爷爷看：“鸟！”根本没有鸟。但爷爷正在否决傻子男孩的发现时，一只鸟莫名其妙地飞翔在了天空。而爷爷刚才察看天空时，明明没有见到任何鸟的踪迹。

爷爷只能将信将疑地由着傻子男孩将船向前撑去。

一个多小时后，傻子男孩还在一个劲地将船往前撑着，爷爷终于阻止他了：“小子，停下吧！这根本不可能。一只鱼鹰的叫声，哪能传这么远？！掉头吧，回到大河里。”

但傻子男孩不听，依然一板一眼地将小船撑向前去。

爷爷只好由着傻子男孩。

又撑了个把钟头，傻子男孩没有力气了，放下竹篙，躺在了船上。

爷爷要拿竹篙，将小船撑回大河，傻子男孩却双手